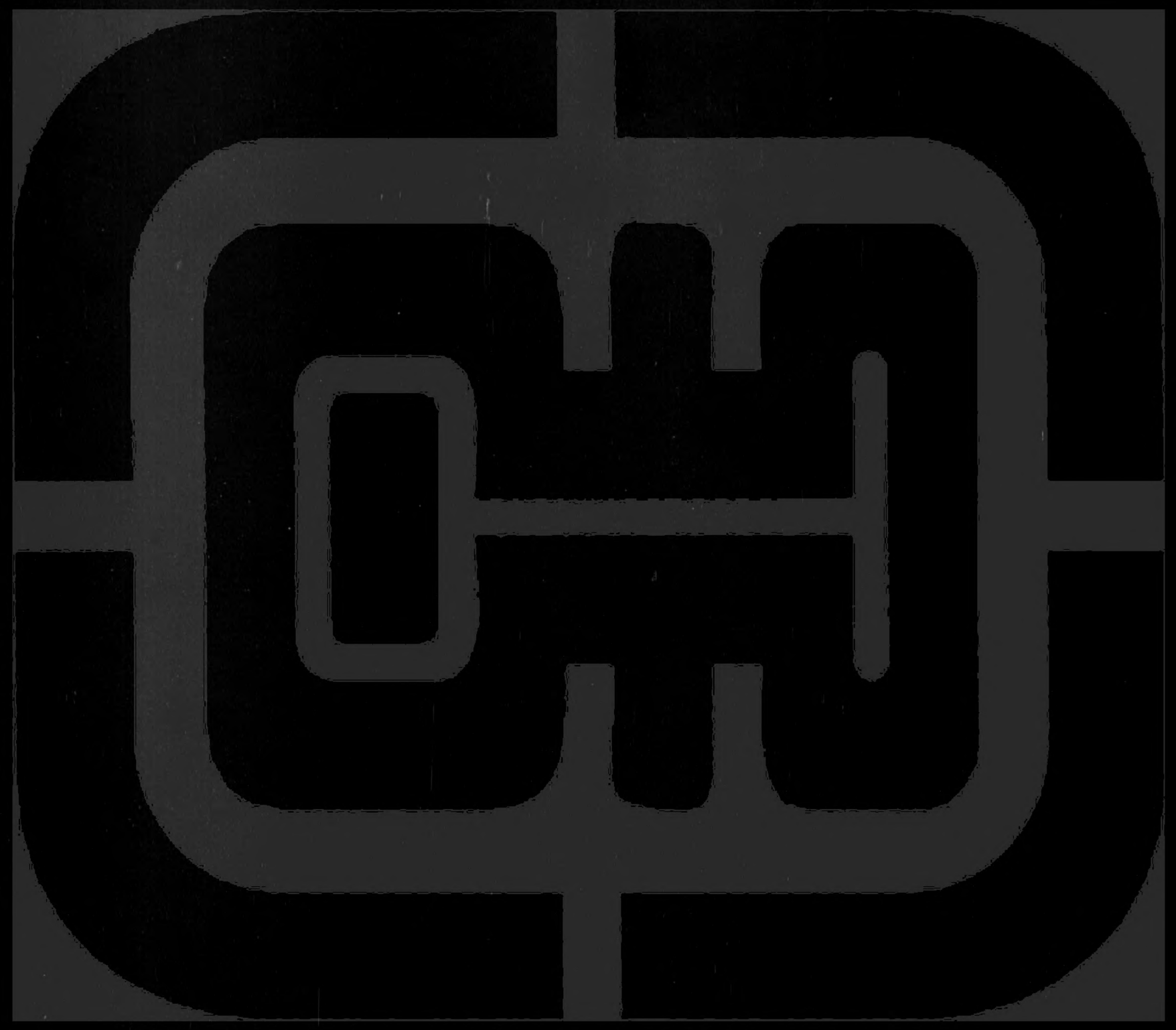


東坡禪喜集三目

偈

靈感觀音偈 并引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觀藏眞畫布袋和尚像偈
本峰偈 并引
送海印禪師偈
南屏激水偈

佛心鑑偈并引
送僧應託偈并叙
送壽聖聰長老偈并序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并序
十二時中偈并引
無相庵偈
玉石偈
寒熱偈
戲荅佛印偈
養生偈
王晉卿前生圖偈并引
油水偈并引
地獄變相偈

陳眉公曰誦坡公諸偈肺腑清涼

余楚客曰以才人韵說佛祖禪

非善薩靈仍是自心靈

東坡禪喜集三目

臻文堂
吳氏藏

東坡禪喜集三

偈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

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
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巳心開形解隨
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爲天蒼蒼爲日月星無在
不在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凈神妙湛生光
積光爲形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
如祟生則囿物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
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矧此亭亭涕淚
請救摶頰頓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曰修爲
得法眼凈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
如觀音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浪無始劫未
空言語文字性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爲害不
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
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別本此偈末有坐罷也洗鉢盂去七字

為下轉語曰睡得安穩何用數珠指天着地皆是睡魔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王瞿俞曰莊子有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凡禪宗文字半須氣聽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并引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水一峰供養乃說偈言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送海印禪師偈 并引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峩眉往別六子以保趙公于二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軾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慧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

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峩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可以觀世態生平等心
王聖俞曰居士蓋有道者也

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於以觀法

佛心鑑偈 并引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爲佛心鑑且說偈曰

鑑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

送僧應託偈 并引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送壽聖聰長老偈 并序

李卓吾曰趣

又曰透

未是真諦却是辯才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不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

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并序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者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諸諸音律使一

忘喜其淺〻許
又借此喻道

切人歌咏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

王聖俞曰此因忽若有得而記之者故序載月日

似是有得若無所得不惟那個寒熱遮個也寒熱

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十二時中偈 并引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個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廻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偈云

百炙油鐺裏恣把心肝爍遮個在其中不寒亦不熱王聖俞曰隨說隨掃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遮個不寒熱那個

一間耳

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個那個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烟。地生火。遺言玉石

受寒熱者受之耶知寒熱者受之耶思之思之

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呼吸寒人者氷。熱者火。氷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

熱時謂不復凉及其既凉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凉從何立令我又復認此爲凉後日更凉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

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寺去後

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戲荅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佛印本偈見後紀事中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

王聖俞曰曲折隨勢如曲木几不施雕琢

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王晉卿前生圖偈并引

王晉卿得破墨三牀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邪和璞房次律論前生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眞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油水偈并引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偈曰

久此境晻人人憶得

如此勘破定字以非指非馬喻也

誣得切近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眞定故見火復起

（一作在穴能宅）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盡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禪喜集四目

銘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序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南安軍長樂院新作經藏銘

大別方丈銘

寶月大師塔銘 并序

法雲寺鍾銘 并序

邵伯埭鍾銘 并序
蘇程菴銘 并序
清隱堂銘
思無邪齋銘 并序
談妙齋銘
淡軒銘
夢齋銘 并序
菩薩泉銘 并序
卓錫泉銘 并序
參寥泉銘 并序
石塔戒衣銘
大覺鼎銘

樓迂齋曰坡公
最長于物理上
推到象理精微
處妙于形容讀
諸銘可見

東坡禪喜集四目

銘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序

東坡禪喜集四

銘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序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舍桃大如薏苡將置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

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余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大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壹兩銀陸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一作舍利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

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
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神光晝夜發層顛。誰其
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
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
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懭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上者。何
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不倦於
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
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
以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
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
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真實
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
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

坡以君非祖戒後身何以多緣而見爾許物

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崒堵波置閣上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玆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

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庠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裡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蜜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

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爲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門不開光出於隙嘩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

相其木魚與其鼓鐘開目而未嘗視傾耳而未嘗聽也

寶月大師塔銘并序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度爲成都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服度傳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

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
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
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趍成之
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二百
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
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
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
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支數然

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以守與
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
嘗罕見寡言務自却遠益不可得而親
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
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
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
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
敕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

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悟眞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源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公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宗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可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於眞土錦城之東松栢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法雲寺鐘銘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圜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亦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并序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寞

李卓吾曰趣甚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蘇程庵銘并序

程公菴南華長老辨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辨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

道並行而不相悖

了當

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刼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齋名殊自宋氣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

談妙齋銘

南華長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毘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

非問非荅便不饒舌

王醒俞曰老子云心言若反此足盡禪理

又曰數淡字有味

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
問我何爲鏤氷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
東坡非問非荅

淡軒銘

以船攙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
而辨色何不坐于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
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盖
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
一害豈虛名也哉

憂齋銘并序

至人無憂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憂佛
亦憂憂不異覺覺不異憂憂即是覺覺
即是憂此其所以爲無憂也與衛玠問
憂于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憂
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
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

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盖遂夢曲盖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于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予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爲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李阜吾曰事奇

佛之伏見大具因緣

菩薩泉銘 并序

陶偪爲廣州刺史有漁父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偪偪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偪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毁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此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于崱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此與恕先在焉
哼之或出同一
機括也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
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卓錫泉銘 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凉滑甘贍
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
汲于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日
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

求之與抑與之
與夫子之求之
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

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
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
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
泉無溢枯盖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
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
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
可哉

參寥泉銘 并序

李卓吾曰事奇

本是寒食清明
多過了石泉槐
火一時新

予謫居黃參寥參子不遠數千里從予于東城留朞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參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洌參寥子擷新茶瓚火煮

可以息人孫心
安想

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入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亦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罷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罷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甘苦自知

東坡禪喜集五目

書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書若達所書經後
書金光明經後
書楞伽經後
金剛經跋尾
書椰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東坡禪喜集五目

陳眉公曰蘇黃題跋人並推重之如煙霞花氣若有若無山谷遠不逮公

東坡禪喜集五

書後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

六大奇事

此與龍友皆歸佛緣非豢龍氏以也然亦以佛力能友龍乎

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二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日雨日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于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秪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八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若達所書經後

李卓吾曰亦延

王聖俞曰故是慧心人又曰就字參禪

就書法即說佛法

王聖俞曰文章之妙自然應節亦復如是

陶石簣曰海沙空雨了達之語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麄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覺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

只此數語可以
看盡五千四十
八卷

生也。泣而言于軾曰。書經之勞役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卽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于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我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幻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仗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

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毋可拔也。過耳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瓠珠。如珠瓠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

今世諸佻達少年揚眉高談自

謂上乘已坐此

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譚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悞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求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氷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于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三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慧光渾圜而軾亦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

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疋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二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思

又奇

王聖俞曰譚君特富兒佞佛者耳東坡著反詞以藥之然志諛直相半

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虛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嘆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之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

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栁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栁子厚南還。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方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兼備。以調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所不使學者書。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南安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南安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

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〻故眉僧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

佛乘語

了知去來器此

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尸盡出於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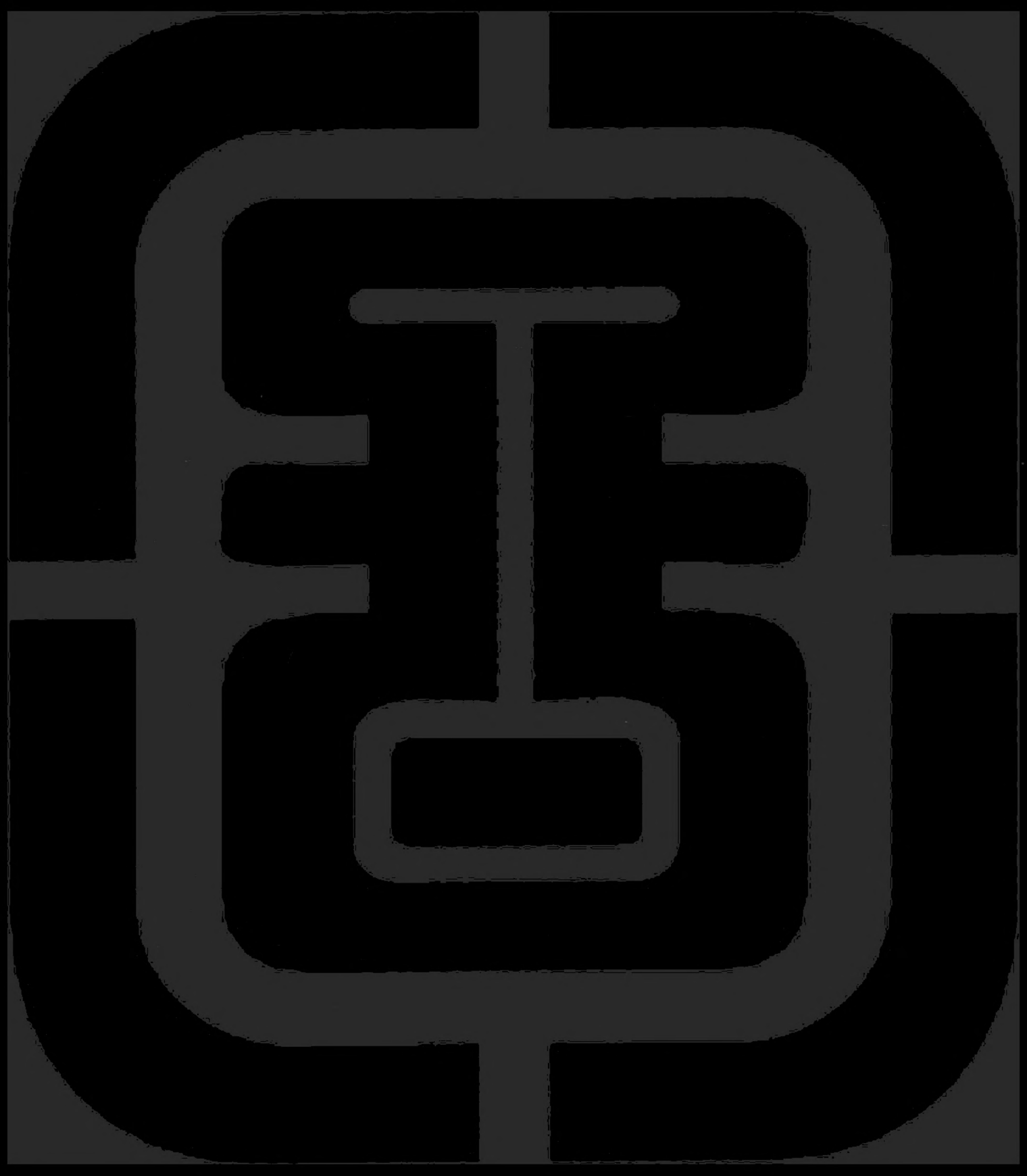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警語必極切當
明快是藝讀請
經得未
陶石簣曰說法
從蓮華喻品來

真見本來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王聖俞曰精語

又曰更一進

王聖俞曰〻中不涉諸趣由趣乃以入道此為中人以下方便說法在上乘則不須也